

La petite fille de Monsieur Linh

Philippe Claudel



林先生的小孙女

[法国] 菲利普·克洛岱尔 著

尚雯婕 译

La petite fille de Monsieur Linh

林先生的小孙女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林先生的小孙女／(法) 克洛岱尔 著；尚雯婕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1

ISBN 978-7-5447-0751-0

I. 林… II. ①克… ②尚… III. 长篇小说-法国-近代
IV. 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75804 号

La Petite Fille de Monsieur Linh by Mr. Philippe Claudel

Copyright © 2005 by Editions Stock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Editions Stock through Garance SUN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08 by Yilin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10-2008-260号

书 名 林先生的小孙女

作 者 [法国] 菲利普·克洛岱尔

译 者 尚雯婕

责任编辑 张媛媛 姚 赓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南京湖南路47号 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http://www.yilin.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盐城印刷总厂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 张 6.375

插 页 4

字 数 52 千

版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0751-0

定 价 18.0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序言

蔡槐鑫

菲利普·克罗岱尔(Philippe Claudel)是笔者甚为欣赏的法国当代作家之一,其作品笔触明快、构句精短、用词简洁,尤以这部《林先生的小孙女》最具代表性。在其作品中,叙述者通常并不介入小说的事件,也并不强迫读者进入其叙述,从而给人娓娓道来之感。作者善于凭借为数不多的生活要素来构建扣人心弦的小说情节,在这些情节之中,人生所蕴藏的哲理便渐渐渗出,自然之感迥异于“说教”式的叙述。

克罗岱尔的叙述风格与坎坷的生活经

历相关。他曾服过刑,其间担任过监狱教师。个中特别的生活滋味,对其创作风格的影响想必不容小觑。与残障儿童相处、授课的一段时光,让他直抵生命的深处,领会存在的真谛。作者拥有法国中学和大学法语教职资格,这在法国是非同小可的事情,非具有很高的语言水平不可。为此,克氏的作品语言水平很高,本书尤见其功力。其简练和精确的程度,堪为法语普及读物之选。并且,从作者叙事所隐隐透出的现代派电影手法,可想见其在南锡欧洲电影和视觉艺术学院等高等学府的任教经历。

笔者与译者尚雯婕相识已有七八年之久,她曾是笔者的学生。第一次见她时,并未感觉她对法语富有激情。但到大学一年级下半学期的某一时刻,我发现她似有所悟,开始全力以赴投入法语学习。自此,在

法语学习上,她给我的印象便始终是简洁、干练、高效,毫无拖泥带水之感。同时,我还发现,对于学习和生活中的轻重缓急,她也能够处理得恰到好处。不久,她的法语水平突飞猛进。后又经过两三年的语言实践,便步入了专业译者之列。

当我得知雯婕选择菲利普·克罗岱尔这部小说作为其第一部翻译作品时,我并未感到惊讶,因为原作者的行文风格和译者的行事风格是如此合拍。或许是出于对简练明快气质的偏爱,在翻译过程中,雯婕充分理解了作者的这一风格,从而由原文法语所流露的清新形式在译者的笔下得到了恰如其分的呈现。

最后,衷心希望本书的读者在阅读时,能够通过雯婕的译笔,体味到原文的美感。更进一步,如若读者由此引发学习法语的

热情,像雯婕那样去学习法语,笔者相信,
假以时日,便能领略法语原文小说之妙。

译者序

写这篇序的时候，离我翻译这部小说已有几个月。当中忙了太多的事，操了太多的心。当最终非得把自己钉在电脑前的时候，却发现现实好像又没有想象中那么复杂。现实，不过是为了生存而不断周而复始的一系列人类活动罢了。区别只是，有些人是为了生存，而有些人是为了生存的快乐。从睁开眼起床，一直到闭上眼睡下，当中再减去吃饭和上厕所的时间，剩下的不外乎说话、聆听、观察、思考和发呆。这样给自己一分析，所谓人生的乐趣，或者说法国人著名的逻辑“享受生活（profiter de la vie）”的基本内容，好像也不过如此。至少没让我觉得有多向往。几千年来，人

类的“生存成本”没怎么大变。你也可以说我不算数，因为我是个“工作狂”。

我不善于写作。尤其对于可以天马行空随意想象的那种，所以我没指望能写多么长。不过，作为少数从头到尾细细品读过这本书的人来讲，还是觉得有义务向你们介绍其内容，顺带些自己的感受。

究竟我们是在“生存”还是在“生活”？这两者若真有区别，那不同在哪里？这是看完这本书后自己反复在想的一个问题。有人说，富人才有能力“生活”，因为穷人永远只能挣扎在“生存线”的边缘。也有人不同意，说富人基本上永不知足，他们把所有时间都花在辛勤工作上，以获取更多的财富，所以更容易失去“生活”的乐趣，反倒不如穷人家懂得知足常乐。说实话，这当中的深意，以我目前的年龄和阅历，很难捉摸

透。只是回想一下，自己活到现在最幸福的一段时光，反倒是在物质条件相对缺乏的童年时代。后来长大了，物质充裕了，可人的欲望却增长得更快。

是“生存”更重要，还是“生活”更重要？

这本书对“生存”问题的探讨比我想象的要埋藏得更深。在翻译这本书的那几个月，我几乎每天都在被身边的一些新闻所围绕，从而时常会从书出发，联想到现实生活里的种种真实遭遇，尤其是四川地震中的人们，觉得在任何的天灾人祸中，人永远是最脆弱的那一环。

“当他最终到达那里的时候，才发现其他村庄的村民们，他们中的大部分幸存者，像他一样被迫离开家园的人们，也几乎同时到达了，每个人都目光呆滞、手中空空如

也,身上携带的唯一财产,或几乎是唯一的财产,就是穿着的衣服。”在无数的毁灭和失去之后,漫天的灰烬飘散,留下的只是对过去的美好泡影,在这一切的一切都发生和过去之后,留下的最最触目惊心、一览无遗,又无处求药的,是一颗饱受创伤的心灵,在现实的风吹雨淋和冷酷人心的冰冻下,显得如此无助和可怜!

在这本书中,究竟谁最终拯救了林先生和他的小孙女,这一双被战争夺走一切的遗老遗孤?是那艘将他们载离家园的异国救援船只?(这艘船或许最初运送来摧毁一切的军队和枪支。)海港太太和她的年轻女翻译?还是巴客先生?谁给予了他们“生存”的权力,谁又赋予了他们“生活”的希望?

相对其他与战争题材有关的小说,这

部作品里的人物关系可谓简单到了极致，语言平实，都让我有些出乎意料。用最最简单的情节和语言去研究一个相对深奥的问题。总而言之，这真不是一本简单的书。

“生存”下来的不一定“活着”。作者最后的章节告诉我这条讯息。“生活”往往比“生存”要求更多的东西。爱、亲情、友情。

“生存”和“生活”，你属于哪一种？

尚雯婕

二零零八年十一月六日于清晨

1

年迈的老人伫立在船尾，怀揣一只很轻的行李箱和一个比行李箱更轻的新生儿。老人名叫林先生。他是唯一知道自己叫什么的人，因为周遭所有的至亲故友均已过世。

他伫立在船尾，祖国，这片属于他的祖先和死去的故人的土地，在他眼前渐渐远去，而新生儿在他怀里沉睡。祖国渐行渐远，化作一个极小极小的点，林先生看着它

在海平面上消失,这样过了几个钟头,任凭海风呼啸着把他像木偶人一样吹得东倒西歪。

旅程很漫长。许多天又许多天过去了。所有的时间林先生都站在船尾,注视着船的航迹最后与天接为一线,试图找到远处已经消失不见的海岸。

每当人们叫他进船舱的时候,他就一声不吭地跟别人进去,但不久以后,总是又看见他站在船尾,一手扶着栏杆,一手抱着婴儿,那只拼皮小行李箱放在脚边。

行李箱用一条带子捆着防止被撑开,好像里面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可事实上,只有几件旧衣服,一张饱经风霜、几乎褪色的照片,还有一个布袋,老人在里面放了一抔泥土。这是他能够携带的所有行李了,

当然,还有那个婴儿。

孩子很乖,是个女孩。她六个星期大的时候跟老人上了船,同行的还有无数和他一样的人,男人、女人,都已一无所有,被草草聚拢在一起,也不再反抗。

六星期。整个旅程持续了这么久。当船终于到达目的地的时候,小女孩在世的时间正好被翻了一倍。而老人,他感到自己好像老了一个世纪。

有时,他轻轻地哼唱一首歌给孩子听,总是同一首歌,他看着婴儿睁开眼睛,张开她的小嘴。从这张幼小的面孔里他看到了许多。他的眼前展现出各种风景。阳光明媚的早晨,稻田里悠闲缓慢地散步的水牛、村口几棵大榕树蜿蜒曲折的树荫、一到夜晚就从山上弥漫下来的蓝色烟雾,让人联

想到从肩膀上轻轻滑落的丝巾。

他给孩子喂奶,可是奶水从她的嘴角滑落。林先生还不习惯。他有点笨手笨脚。不过小女孩倒不哭。她又重回梦里,于是老人又一次面对海平面,注视着船激起的水花,还有远方,虽然在那里已经很久没再看见任何东西了。

终于,十一月的某一天,船到岸了,可老人不愿下来。离开船,就是真的离开唯一一条把他和祖国联系起来的纽带了。两位妇女过来温和地把他搀扶上岸,像对待病人一样。天气寒冷。乌云笼罩。林先生嗅着新国家的味道。他什么也没闻到。没有味道。这是个没有气味的国家。他更紧地抱起孩子,在她耳边唱那首歌。实际上,他也为了自己歌唱,因为这样,他能听见自

己的声音,感受祖国语言的乐感。

岸上不只是林先生和他的孩子,还有几百个跟他们同样境遇的人。老老少少,顺从地等候着,携着寒薄的行李,在一片他们从未感受过的寒冷下等待别人来安排他们的命运。无人说话。这是一群面容憔悴的脆弱的雕像,在一片寂静中瑟瑟地发抖。

扶他下船的其中一个妇女找到了他,示意他跟她走。他听不懂她说的话,但看得懂她的手势。他对着妇女指了指孩子。她看着他,显得有点犹豫,但最终微笑了。他迈开脚步,跟她走了。

这孩子的父母是林先生的孩子。女孩的父亲是他的儿子。在他们国家肆虐多年的战争中,她的父母双双遇难。有一天早晨,他们带着孩子下田干活,就再没回来。